

JIN YUAN MING QING

金元明清

诗词理论史

SHICI LILUNSHI

丁放 著

安徽大学出版社

金元明清诗词理论史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元明清诗词理论史/丁放著. -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2
ISBN 7-81052-017-2

I. 金… II. 丁… III. ①诗歌-文学批评史-中国-辽宋金元时代②词(文学)-文学批评史-中国-辽宋金元时代③诗歌-文学批评史-中国-明清时代④词(文学)-文学批评史-中国-明清时代 IV. I207.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0091 号

金元明清诗词理论史

丁 放 著

出版发行	安徽大学出版社 (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编 230039)	印 刷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印刷厂
联系电话	总编室 0551-5107719 发行部 0551-5107784	照 排	合肥劲松激光照排社
责任编辑	彭君华	开 本	850×1168 1/32
封面设计	张 犇	印 张	13.5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字 数	305 千
		版 次	2000 年 2 月第 2 版
		印 次	200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1052-017-2/I·1

定价 24.00 元

如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目 次

上编 金元明清诗论

第一章 金代诗歌批评	3
第一节 金代诗歌创作与诗歌理论概述.....	3
第二节 金代中后期的诗论.....	7
一、赵秉文与李纯甫的诗论	7
二、王若虚的诗论	9
第三节 金元之交元好问的诗论	17
一、《论诗三十首》的诗学主张.....	19
二、《中州集》的诗学与史学价值.....	24
三、诗文序跋中体现的诗学观点.....	27
第二章 元代诗歌批评	33
第一节 元代诗人的诗歌批评	35
一、元代前期北方的诗歌批评.....	35
二、元代前期南方的诗歌批评.....	38
三、元代中后期的诗歌批评.....	48
第二节 元代诗话与诗选的诗学价值	51
一、元代诗话的诗学价值.....	51
二、元代诗选的诗学价值.....	61
第三节 辛文房《唐才子传》的诗学价值	69
一、《唐才子传》的写作动机与写作时间.....	70

二、《唐才子传》的理论价值·····	73
三、《唐才子传》史料上的缺陷及今人之补正·····	78
第三章 明代诗歌批评 ·····	82
第一节 明初的诗歌批评 ·····	83
一、宋濂、高启等人的诗论 ·····	83
二、瞿佑的《归田诗话》·····	88
三、高棅的《唐诗品汇》·····	92
第二节 “前、后七子”与“末五子”的诗歌批评·····	96
一、李东阳的《怀麓堂诗话》·····	96
二、“前七子”的诗论 ·····	100
三、“后七子”的诗论 ·····	108
四、胡应麟《诗薮》对复古主义诗论的总结 ·····	116
第三节 “公安派”与“竟陵派”的诗论·····	125
一、与“前、后七子”同时的反复古诗论·····	125
二、从李贽、汤显祖到“公安派”的诗论·····	132
三、“竟陵派”的诗论 ·····	143
第四节 明朝末年的诗歌批评·····	145
一、陈子龙的诗歌理论 ·····	145
二、钱谦益的诗歌理论 ·····	147
第四章 清代诗歌批评 ·····	162
第一节 清初诗论·····	163
一、钱谦益门人及其同调的诗论 ·····	163
二、王夫之的诗歌理论 ·····	171
三、叶燮的诗歌理论 ·····	181
第二节 康熙、乾隆时期的四大诗说 ·····	191
一、王士禛的“神韵”说 ·····	192
二、沈德潜的“格调”说 ·····	211

三、袁枚的“性灵”说	223
四、翁方纲的“肌理”说	239
第三节 嘉庆、道光以后的诗歌批评	249
一、刘熙载的诗歌理论	249
二、诗界革命的先驱——龚自珍、魏源的诗论	257
三、“宋诗派”与“桐城派”的诗论	265
第四节 “诗界革命”及反对派的诗论	271
一、黄遵宪的诗论	271
二、梁启超《饮冰室诗话》的诗歌主张	276
三、“诗界革命”的对立面——“同光体”的诗论	289

下编 金元明清词论

第一章 金元时期的词论	301
第一节 金代词学	303
一、王若虚的词论	303
二、元好问的词论	305
三、刘祁的词论	306
第二节 元代词论(上)	308
一、张炎《词源》对婉约派词论的突出贡献	308
二、陆辅之及吴师道的词论	318
第三节 元代词论(下)	320
第二章 明代词论	324
第一节 陈霆的《渚山堂词话》	326
第二节 杨慎的《词品》	335
第三节 《弇州山人词评》与《爱园词话》	346
一、王世贞的《弇州山人词评》	346

二、俞彦的《爱园词话》	352
第三章 清代词论(上)	356
第一节 清初的词论	356
一、分别“正”、“变”,主张融合,另创新体	357
二、重“自然”、“本色”,严诗、词、曲之界限	359
三、关于词的创作论	361
第二节 “阳羨派”与“浙西派”的词论	365
一、“阳羨派”的词论	367
二、“浙西派”的词论	372
第三节 “常州词派”的词论	386
一、张惠言的词论	387
二、周济的词论	395
第四章 清代词论(下)	401
第一节 “常州派”词论的发扬光大	401
一、谭献的词论	401
二、陈廷焯的词论	408
三、清末四大词人的词论	410
第二节 以王国维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词论	413
主要参考文献	419
后 记	425

上 编

金元明清诗论

第一章 金代诗歌批评

第一节 金代诗歌创作与诗歌理论概述

金朝(1115~1234)是公元12世纪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族政权,它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先后灭了辽与北宋,占有淮河以北广大地区,与南宋形成对峙局面,并多次南侵,使南宋小朝廷疲于应付。金王朝统治北方达一个多世纪,后在蒙古与南宋的夹击下灭亡。

金朝诗歌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金初的四五十年。金初本无文字,金太祖得到辽人韩昉,才开始言文,后来宇文虚中、蔡松年、吴激等宋朝文士入金,金诗才得以发展,故《金史·文艺传》云:“金初未有文字,世祖以来渐立条教,太祖继兴,得辽旧人用之,使介往复其言。已,太宗继统,乃行选举之法,及伐宋,取汴经籍图,宋士多归之。”此期文士有韩昉(辽亡入金者)、虞仲文(曾为辽相,入金授枢密使、平章政事)、宇文虚中(宋人,使金未归者)、蔡松年(宋人,随父降金者)、吴激(米芾之婿,使金被留者)。这一阶段是“楚材而晋用”(《金史·文艺传赞》)或曰“借才异代”(清·庄仲方《金文雅序》)的阶段。出身金国的则有金第四代国君完颜亮,他主张迁都北京,以“中原天子”自任,是一位颇有才干的君主,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诗人,他的一首绝句颇为有名:“万里车书盍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强烈体现了他统

一天下的雄心。宋人岳珂《桡史》卷八说其诗“桡骛之气，已溢于辞表”，虽为贬辞，同时也是实录。

此期主持金朝文柄的是宇文虚中与韩昉。举虚中诗《在金日作》一首为例：

遥夜沉沉满幕霜，有时归梦到家乡。

传闻已筑西河馆，自许能肥北海羊。

回首两朝俱草莽，驰心万里绝农桑。

人生一死浑闲事，裂眦穿胸不汝忘。

虚中使金被留，虽位高名重，却仍不忘故国，诗中以苏武自励，表示决不屈节。后来，他密谋挟宋钦宗赵桓南归，事败，全家被杀，说明他这首诗并非虚语。

此期诗论因资料缺乏，现已无足称述。

金世宗(1161~1189在位，年号大定)、金章宗(1190~1208在位，年号明昌、承安、太和)时期是金代诗歌发展的第二阶段，此期宋、金讲和，金朝经济得到长足发展，文化也较受重视，金人赵秉文说：“大定、明昌间，朝廷清明，天下无事，上方留意稽古礼文之事。”(《尚书左丞张公神道碑》)可见当时盛况。此期的文人，大都是在金朝统治区内成长起来的，元好问《中州集》卷一云：“国初文士如宇文太学、蔡丞相、吴深州之等，不可不谓之豪杰之士，然皆宋儒，难以国朝文派论之。故断自正甫为正传之宗，党竹谿次之，礼部闲闲公又次之。自萧户部真卿倡此论，天下迄今无异议者。”指出宇文虚中、蔡松年、吴激等金朝文坛第一期的文士，本为宋儒；蔡珪(字正甫)、党怀英(号竹谿)、赵秉文(号闲闲)才是金朝文坛真正的开创者。蔡珪为蔡松年之子，7岁时赋菊诗即名动一时，天德三年(1151)进士，官至礼部郎中等。元人郝经称赞其诗：“不肯蹈袭抵自作，建瓴一派雄燕都。”(《郝文忠公集》卷九《书蔡正甫集后》)举其为胡应麟所推崇的《医巫闾》诗为例：

幽州北镇高且雄，倚天万仞蟠天东。

祖龙力驱不肯去，至今鞭血余殷红。
崩崖暗谷森云树，萧寺门横入山路。
谁道营丘笔有神，只得峰峦两三处。
我方万里来天涯，陂陀缭绕昏风沙。
直教眼界增明秀，好在岚光日夕佳。
封龙山边生处乐，此山之间亦不恶。
他年南北两生涯，不妨世有扬州鹤。

诗篇描写医巫山(即广宁山)的壮丽景色，用笔奇崛，胡应麟评为“不甚出宋、元下”(《诗薮·杂编》卷六)，陶玉禾《金诗选》评此诗“清劲有骨”，说其父子皆学山谷(黄庭坚)，均有理。

党怀英(1134~1211)，字世杰，号竹谿，他幼年时曾与辛弃疾同学于蔡松年门下，大定十年(1170)进士，曾任泰宁军节度使、翰林学士承旨等职，与修《辽史》。党怀英是金中叶的文坛盟主。赵秉文说他：“然其文章字画盖天性，儒道释诸子百家之说，乃至图纬篆籀之学，无不淹贯。文似欧阳公，不为尖新奇险之语，诗似陶、谢，奄有魏、晋。篆籀入神，李阳冰之后，一人而已。”(《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十一《中大夫翰林学士承旨文献党公神道碑》)

除了上述二人外，王寂、王庭筠、赵沔、刘迎、周昂等，都是此期较著名的诗人。

此期的诗论仍较零散，王庭筠不满白居易诗，有“近来陡觉无佳思，纵有诗成似乐天”之句，曾招致王若虚的批评。周昂论诗有一定见解，为其外甥王若虚吸取，这些都将在下一节附带提及。

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金朝南渡黄河，迁都汴京，从此进入衰落期。南渡之前的章宗后期，朝廷耽于享乐，士风浮荡，南渡后文风大变，多慷慨豪放之音。刘祁《归潜志》卷八对此有相当明确的说明：

明昌、承安间，作诗者尚尖新，故张翥仲扬，由布衣有名，召用，其诗大抵皆浮艳语。……南渡后，文风一变，文

多学奇古，诗多学风雅，由赵闲闲、李屏山倡之。屏山幼无师传，为文下笔便喜左氏、庄周，故能一扫辽、宋余习。而雷希颜、宋飞卿诸人，皆作古文，故复往往相法效，不作浅弱语。赵闲闲晚年，诗多法唐人李、杜诸公，然未尝语于人。已而，麻知几、李长源、元裕之辈鼎出，故后进作诗者争以唐人为法也。

此期文坛的盟主是赵秉文(1159~1232)，秉文字周臣，号闲闲，大定二十五年(1185)进士，历仕五朝，官六卿，至礼部尚书，《金史》本传赞称其为“金士巨擘”。元好问《中州集》卷三论其文艺成就云：“大概公之文，出于义理之学，故长于辨析，极所欲言而止，不以绳墨自居。七言长诗笔势纵放，不拘一律，律诗壮丽，小诗精绝，多以近体为之。至五言大诗，则沉郁顿挫学阮嗣宗，真淳简澹学陶渊明。以它文较之，或不近也。字画则有魏、晋以来风调，而草书尤警绝，殆天机所到，非学能至。”举其诗一首为例：

庐州城下

月晕晓围城，风高夜斫营。
角声寒水动，弓势断鸿惊。
利镞穿吴甲，长戈断楚缨。
回首经战处，惨淡暮云生。

这首诗写金兵围庐州(今安徽合肥)，战争的性质我们姑且不论，诗篇画面逼真，语言峭拔，陶玉禾《金诗选》评云：“起得警拔，即在唐人中亦是高调。结处兜裹，有法有力。”

此期较有名的诗人尚有李俊民，辛愿，麻九畴，李汾，段克己、段成己兄弟等。

王若虚是本期较重要的诗人与诗论家，年辈晚于赵秉文、元好问，则是集金代文学大成的诗人、诗论家。

第二节 金代中后期的诗论

金朝前期的诗歌创作成就并不太高,诗歌理论也较为贫乏,无足称述,所以本书论金代诗学,从中后期开始。此期诗学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年辈较长的赵秉文与李纯甫在诗学上的论争。第二阶段是金朝著名学者王若虚在《滹南诗话》里提出的理论主张。

一、赵秉文与李纯甫的诗论

李纯甫(1185~1231),字之纯,号屏山,弘州襄阳人。承安二年进士,官至京兆府判官。《金史》卷一二六《文艺传》有传。赵秉文与李纯甫论诗主张始而相左,进而发生争论。争论的产生,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

金朝虽重文化,但思想上并不像南宋那样独尊理学,由于南北的阻隔,南宋理学对金朝文化影响不大,而北宋以苏轼为代表的“文士之学”却风靡金国,故明人彭汝实说:“宋、金分疆,程学行于南,苏学行于北。”(《中州乐府序》)金初吴激、蔡松年等人皆为文士,不以儒学见长。贞祐、正大间,赵秉文以大臣主盟文坛,李纯甫门下多士,文风于此时大盛。二人于诗文之外,兼擅学术,却非纯粹儒家,刘祁《归潜志》卷一说:赵“上至六经解,外至浮屠、庄老、医药、丹诀,无不究心”。李纯甫“晚自类其文,凡论性理及关佛、老二家者,号内稿,其余应物文字如碑志、诗赋,号外稿”。他们这种兼收并蓄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苏轼的“文士之学”。因此,他们的思想基础大致相同,创作与诗论,亦呈现同中有异、以异为主的现象。赵秉文“性疏旷无机凿,治民镇静,不生事,在朝循循无异言,家居未尝有声色之娱”。李纯甫性格偏激,使酒玩世,自赞云:“躯干短小而芥视九州,形容寝陋而蚁虱公侯,语言蹇吃而连环可

解,笔札讹痴而挽回万牛。宁为时所弃,不为名所囚。是何人耶?吾所学者净名(按指佛典)、庄周。”颇有《世说新语》中的名士风流。赵、李诗学的异同,当与以上因素有关。

先看其同。他们都反对以“尖新”为特征的诗文风格,赵秉文说党怀英“文似欧阳公,不为尖新奇险之语,诗似陶、谢,奄有魏、晋”(《翰林学士承旨文献党公碑》)。李纯甫则说:“李义山喜用僻字,下奇字,晚唐人多效之,号‘西昆体’,殊无典雅浑厚之气,反置杜少陵为‘村夫子’。此可笑者二也。”(《中州集》卷二刘汲小传)《归潜志》以“尖新”与“浮艳”对举,可见赵氏批评的“尖新奇险”,就是李氏指责的“西昆体”。赵、李二人一在朝,一在野,都志在风雅,以江西派诗法“以故为新,以俗为雅”作为诗之高标(赵秉文《答李天英书》、李纯甫《西岩集序》皆标榜“以故为新,以俗为雅”),皆可见赵、李诗学相通之处。

再说其异。在批评论方面,赵主张博采众长,宗苏轼;李偏重奇峭,宗黄庭坚。

赵秉文在《答李天英书》中指出古人诗的三种风格:“冲淡”、“峭峻”与“幽忧不平”,认为是“各得其一偏”,并云:“若老杜可谓兼之矣。然杜陵知诗之为诗,未知不诗之为诗。而韩愈又以古文之浑浩溢而为诗,然后古今之变尽矣。太白词胜于理,乐天理胜于词。东坡又以太白之豪、乐天之理,合而为一,是以高视古人,然亦不能废古人。”赵秉文认为,只有才兼李白、白居易的苏轼,才是诗坛最优秀的代表。从创作上看,秉文虽自称“晚年多法唐人李、杜诸公”,而实际上更接近白居易、苏轼一路。他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想以白乐天的平易、苏东坡的雄浑博大来矫正黄山谷及其后学(包括金朝诗人)的偏枯、奇险之病,所以,赵秉文被郝经称为“金源一代一坡仙”(《陵川集》卷九《闲闲画像》)。赵氏对学卢仝、李贺险怪体的李天英(按李经字天英)诗,批评为“噪音”。李纯甫视赵秉文为丈人行,至呼为“老叔”,“然于文字间未尝假借”(刘祁《归潜志》卷

九)。他的观点，主要见其《西岩集序》，其要点有二：一是说诗文的变化无“定体”，“故《三百篇》，什无定章，章无定句，句无定字，字无定音。大小短长，险易轻重，唯意所适，虽役夫室妾悲愤感激之语，与圣贤相杂而无愧，亦各言其志而已矣”。二是反对讲格律，重视创造，不满剽窃模拟。他认为黄庭坚的诗最有创造性，说黄“天资峭拔，摆出翰墨畦径，以俗为雅，以故为新，不犯正位，如参禅着末后句为具眼”。

在创作论方面，赵、李的观点距离更大，《归潜志》卷八记载云：“李屏山教后学为文，欲自成一家，每曰：‘当别转一路，勿随人脚跟’，故多喜奇怪。……赵闲闲教后进为诗文，则曰：‘文章不可执一体，有时奇古，有时平淡，何拘。’”李主张自成一家，偏入奇险一路；赵主张博采众长，不拘一格。在创作上，李诗不出李贺、卢仝，晚年甚爱杨万里诗。赵晚年作诗全法唐人李、杜，也是一偏于尖仄，一归于正大。这种差异，最终导致二人互相攻讦。刘祁在《归潜志》卷八中记载说：“李尝与余论赵文曰：‘才甚高，气象甚雄，然不免有失枝堕节处，盖学东坡而不成者。’赵亦语余曰：‘之纯文字只一体，诗只一向去也。又，赵诗多犯古人语，一篇或有数句，此亦文章病。’屏山尝序其《闲闲集》云：‘公诗往往有李太白、白乐天语，某辄能识之。’又云：‘公谓男子不食人唾，后当与之纯、天英作真文字。’亦阴讥云。”二人各执一词，均在刘祁面前说对方的短处，其实皆非公论，并未找到“风雅”正源。

二、王若虚的诗论

王若虚(1174~1243)，字从之，藁城人。承安二年经义进士，官至直学士。有《滹南遗老集》四十五卷。《金史》卷一二六《文艺传》有传。若虚年辈晚于赵、李，深受赵秉文赏识，《中州集》说赵“于经学、议论许王从之”。若虚是金朝最有成就的学者，元好问极推崇之，并说“(若虚)文以欧、苏为正脉，诗学白乐天，作虽不多，而

颇能似之”(《中州集》卷六《王若虚小传》)。王若虚的诗学深受赵秉文的影响,走的也是白、苏这条路子。

刘祁《归潜志》卷八就曾记载了王若虚与李纯甫门人雷渊(字希颜)的争论:

王(若虚)则贵议论文字有体致,不喜出奇,下字止欲如家人语言,尤以助辞为主,与屏山之纯学大不同。尝曰:“之纯才虽高,好作险句怪语,无意味。”“千古以来,唯推东坡为第一。”……雷则论文尚简古,全法退之。诗亦喜韩,兼为黄鲁直新巧。

王、雷二人在同修国史时,曾发生过激烈的冲突(亦见《归潜志》卷八),王若虚的诗学体系充满论辩的意味,当与此有关。他继承并发展了赵秉文等人的观点,构成了一个较为严密的理论体系。王若虚的诗学观点主要见于其《淳南诗话》,在其他一些诗文中,也有零星的论述。可归纳为三点:

(一)注重文质相副,反对雕琢过甚

王若虚《淳南诗话》卷上说:

吾舅尝论诗云:“文章以意为之主,字语为之役。主强而役弱,则无使不从。世人往往骄其所役,至跋扈难制,甚者反役其主。”可谓深中其病矣。又曰:“以巧为巧,其巧不足。巧拙相济,则使人不厌。唯甚巧者,乃能就拙为巧,所谓游戏者。一文一质,道之中也。雕琢太甚,则伤其全;经营过深,则失其本。”……其笃实之论哉!

王若虚援引其舅周昂的话,表达了对当时文风的不满和他们自己的诗歌主张。他们认为文章(包括诗歌)应当“以意为之主,字语为之役”,而当时诗坛的情况却是本末倒置,“世人往往骄其所役,至跋扈难制,甚者反役其主”。因此,他们提出了救治方案,即巧拙相济,文质相副。

王若虚特别强调作诗要有真情实感。他说白居易诗“情致曲